

作家史铁生说：夏天才真正是美的，充沛、丰厚、浩大……

四季有时，万物有序。如同人生，没有夏的生长，哪有秋成熟；没有夏花绚烂，哪有秋叶静美。

所以，尽情欣赏这个夏天蝉的聒噪、星的闪烁、树的光影和玫瑰的逐日盛开吧。

时光静寂流逝，当你找到你的真爱。

——编者

飞驰的夏天

□赵瑜

常常忆起童年的夏天，那些快乐得好像在飞驰的日子。

一入夏，最期待的就是吃雪糕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本城的白冰糕3分钱1支，豆沙、山楂冰糕4分，牛奶冰糕5分，由南岸上新街冰糕厂制造。

卖雪糕的小贩总是背着一个盖着棉布的雪糕箱子，沿街叫卖。孩子们总是急跑过去叫住他，眼巴巴地看他从神秘的箱子里拿出一支，然后马上接过，迫不及待咬上一口，美美的笑容就浮出来了，太好吃了——像把冰冰凉凉的白糖含在嘴里，夏天的暑热陡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吃上一支白冰糕得存几天的零花钱，那个雪糕箱子对于童年的我而言就是一个宝库，渴望而遥远。那时看童话书《阿拉丁神灯》，我就胡乱想着：如果我碰到神灯，一定要把那个箱子变出来，数一数里面到底有多少支雪糕。

好吃狗们最爱的还有“盐汽水”。当时铜元局最大的企业是长江电工厂，夏季劳保福利会发一种相当于现在运动功能饮料的饮品。工人们下班后用开水瓶提回家，是小孩子的盛宴，也是出去玩要时炫耀的谈资：你家里昨天晚上喝“盐汽水”没有？

我的三姨爹在厂里当焊工，夏季每天都会提回家一水瓶，一大家子人却总感觉不够分。

于是我又开始悄悄存钱，存多点就可以买到高大上的袋装汽水了。那是1983年后出现的产物，燥热的夏夜，灯光球场边，小贩们鸟枪换炮，骑着拉风的摩托，后

座的一个大篮子里，载着袋装饮料。孩子们蜂拥而来，吵吵嚷嚷地挤着给钱，一般一袋橘子汽水是一毛4分钱，巧克力味的就要贵1分。

回想起来，市场经济的火苗就在那时初燃，先知先觉的商人们摩拳擦掌。

童年的烦恼总是像发大水一样来得快去得快。因住在铜元局长江边，“看涨水”算是那些年夏天的固定集体活动。

童年的我哪里知道洪水是灾害，只知道跟着大人们看热闹。晚饭后，家家户户摇着大蒲扇，从铜元局各处走到商铺的集中地大田坝上街，看江水涨到街边没有。

记忆最深刻的是1981年的那次“涨水”。我当时8岁，所住的公司宿舍楼算是铜元局地势较高的，并未被淹，可楼下那片被称作“铜建村”的红砖房群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完全成了一个浑黄的湖。

人们用木脚盆装着细软、棉被，狼狈地划水搬家，岸边高处本是一个菜市，彼时全部用来安置灾民。长江的堤坝早已不见，江水漫到街上，连食品公司的杀猪场都被淹了。

那个7月，铜元局人热烈讨论着猪肉会不会涨价，洪水几时会退去。水退后，铜建村的人们又淡定地搬回家里，刷石灰粉、打新家具，开展生产自救。

盛夏骄阳，蛙鼓虫鸣，日子照常。那场洪灾对重庆造成了多大的破坏？儿时的我懵懂不知。长大后“百度”到，当时的洪水曾淹没磁器口古镇的三分之二。但当年受灾群众的乐观互助，让我至今难忘。

暑假最快乐的还是去市少年宫玩。市少年宫如同现在的迪士尼，里面有好多好玩的游乐设施。

我从铜元局码头出发，花5分钱坐过河船来到菜园坝，穿过污水横流的重庆铅笔厂大门，坐缆车到两路口，在山城电影院旁边的防空洞口买支冰糕，慢慢往七星岗方向走，就到少年宫了。

亲戚们现在都说我小时胆子大，敢一个人过河去少年宫。他们不知道当年那个多么神圣迷人之处：里面有重庆最长的“梭梭摊”，小飞机、小火车，还有一个琳琅满目的图书馆。六一儿童节，少年宫会对少部分优秀少先队员开放游园活动，有时还会组织夏令营，能参加是很高的“待遇”。

1984年的暑假，我和一个男同学被幸运地选中，代表全区少先队员去市少年宫参加“四川省少先队员红十字会夏令营”，在那里吃住7天，汽水 unlimited，鸡鸭鱼肉全都上，坐着大巴车饱览重庆美景……一时在全校成为美谈。

儿时夏天还有些零碎的老重庆记忆：防空洞避暑、睡凉榻凉席、男人们穿大花布裤衩、江边耍水玩沙、抓“偷油婆”、喝中药一样的天府可乐……几乎都是疯玩，一晃即过，就算有瓢泼大雨和无边无际的酷热，都有外公外婆帮我挡着。

如今的我依然生活在这个两江环绕、南山苍翠的城市，也会抱怨它的夏季连晴高温，火炉烧烤。忽而忆起小时候的夏天，就如韩寒的书名——《像少年啦飞驰》，生出许多美好回忆。

没有夏天，哪有庄稼的快速生长？没有暑热，哪有秋凉？看荷花怒放，流萤飞舞；听蝉鸣阵阵，蛙声一片。享受时节的更替、四季的流转、盛夏的热烈，都是人生美事、乐事啊。

轻摇蒲扇握夏凉

□张强强

大暑前后，天气忙不迭地嚣张起来，毫不留情地开启了催熟式的“烧烤”模式。这天吃过晚饭，母亲献宝似的从背包里拿出一把崭新的蒲扇，说是送给女儿的礼物。

蒲扇呈心形，整个扇面被染成粉红色，好似一颗甜美诱人的水蜜桃，令人怦然心动。

扇面上画着一只憨厚可爱的小兔子，扇柄巧妙地用软布缠着，下面挂着精致的流苏吊坠。

女儿一见双眼发亮，拿到手里就舍不得撒手了。

见女儿如此喜欢，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她一脸得意地说，这把蒲扇是她参加社区老年大学手工课时亲手制作的。我们都震惊不已，连连赞叹母亲的好手艺。

原本我以为母亲做蒲扇只是为了给女儿玩耍，没想到晚上睡觉时，竟看到母亲一边给女儿摇着蒲扇，一边轻声细语地哄她入睡，几天下来皆是如此。

有一天晚上，女儿睡熟后，母亲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，揉着肩膀叹道：“哎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啊！这扇蒲扇了一会儿扇子就疼得不得了。”

母亲患有严重的肩周炎，肩膀稍微干点活就会酸痛难忍。看着母亲难受的样子，可想而知她这几天长时间保持摇扇姿势是多么的煎熬。

我有些心疼又生气，质问母亲为什么不买空调，不要总是想着省钱。母亲瞪了我一眼，语气急促、声音低沉地说道：“我是心疼钱吗？你忘了你闺女上个星期吹空调后感冒的事情啦？医生都说了，不能老是待在空调房间里，感冒好之前尽量少吹空调。”

我恍然大悟，原来这才是母亲制作蒲扇的真实原因，心里溢满感动和愧疚，连忙抢过蒲扇，卖力殷勤地给她扇起风来，嬉皮笑脸地作揖赔礼，母亲傲娇地“哼”了一声，随后又“噗嗤”一下笑了出来。

摇动着手中的蒲扇，看着母亲的笑脸，我不禁回忆起年少时的夏日时光。

儿时懵懵懂懂，不把把炎炎夏日放在心上。有一次母亲说：“夏天真热，昨晚又没有睡好觉。”我听了十分不解，不以为意地说：“为什么我从来不得热呢？我睡得可香了！”

母亲摇动着手中的蒲扇：“你当然睡得香了，我可是为你扇了一夜。”

我当时觉得母亲一定是在骗我，心里想着人怎么可能一夜不睡觉，那白天不得困成啥样啊！

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，有一天晚上我假装睡着，想要看看母亲是否真的一夜不睡。结果没过多久，我就坚持不住了，而在意识沉睡的那一瞬间，母亲在一旁轻摇蒲扇的画面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，又是一夜好眠。

后来我依旧没有求证到答案，只是觉得儿时夏天的炎热从未困扰到我，长大后才明白，漫漫长夜，是母亲摇着蒲扇为我带来了清凉。

自从家里有了这把蒲扇，它便成了我们全家的宠儿，每个人都喜欢把它拿在手里，一脸陶醉地摇动着。仿佛有了它，夏日的凉爽就一手在握了。

令人惊喜的是，上周末我回乡下老家，无意间翻找到了儿时用过的那把蒲扇，虽陈旧，但完全不影响使用，我满心欢喜地将它带回了城。

母亲见到后，亦是欣喜异常，拿起它大力扇动起来。

夏日炎炎情意长，每当我拿起蒲扇轻轻摇动时，那阵阵凉风随着手中蒲扇的挥动扑面而来，心也跟着凉爽下来。

不经意间想起曾经读过的一句话：“轻摇蒲扇握夏凉，爱便是那温柔清爽的风。”

顿觉凉意袭来，幸福满身。

□李晓

1984年8月的一天，我老家的第5生产队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，会议由生产队队长主持，气氛高潮迭起。会上，程队长征求大家意见，推荐生产队的“超大力士”张家宽上县乡里，再层层上报给国家作为未来参加奥运会的人选。

张家宽有何本事？他可以把生产队碾稻谷的沉重石碾高举过头，这石碾的重量是110多公斤。1984年夏天，举国振奋，那年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，中国队获得15金、8银、9铜的奖牌，名列奖牌榜第4名。其中有一个叫曾国强的广东青年，以抓举105公斤+挺举130公斤的总成绩成为中国奥运史上第一位举重冠军。

我老家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机，是村里首富徐师傅家购买的。徐师傅是村里的拖拉机手，那些年，我常常看见留着“地中海”发型的徐师傅在村道上驾驶着滚滚黑烟的拖拉机，他的表情是得意的、陶醉的。

在徐师傅家的彩色电视机前，村里人忘情地看了半个月时间的奥运会赛事。举重冠军曾国强，成为生产队里议论的对象，他让村民们也关注到一个人，那就是身边的“大力士”张家宽。有一身蛮力的张家宽，说不定就要成为为全村、全乡、全县、全省争光的人。

于是，这个今天看起来有些奇葩荒唐的会议召开了。当然，后来村里推荐张家宽参加奥运人选的事儿，被乡长当场否决，乡长一拳砸在桌子上说：“乱弹琴！”

一个村庄的奥运时间，并没有因为张家宽的事情而停止。

这些年，我老家村子里期盼着、关心着、议论着奥运会的乡民依然不少。这些匍匐于大地耕种收割的乡民们，他们谈论奥运会，又到底在谈论什么呢？

1993年9月23日，摩纳哥城大雨滂沱，当晚票决200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。北京，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城市。那天深夜，我老家村子里的乡民守在电视机前，一个令人唏嘘的消息传来，北京以2票之差败给了悉尼。那晚，村里的乡民们给我接连打来电话，表示难受，想不通，为啥呀……

2001年7月13日夜，我回到老家村子，守在村里一个亲戚家的电视直播节目前，中国在焦灼地等待一个声音响起，一个在中国地图上没有村庄名字的村民们，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也在等待着云里传来一个声音。

遥远的莫斯科，一个叫萨马兰奇的慈祥老人，他微微扬起头宣布：“北京，北京！”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权，终于花落北京。那一夜，中国开始了欢腾。那一夜，村庄响起了不绝的鞭炮声。

一个骄傲的国家，就要在自己家里办这场盛大喜事了。村子里的老乡们纷纷问我，他们又能为奥运做点什么呢？

□大木子

安坐书房、翻看闲书、涂鸭字画，正当一幅墨竹写完，颇有些心得之际，突然一个黑影从眼角余光处闪过。

这意外的一激，让我的雅兴顿时化为乌有。我看清那条灰色尾巴一下藏进了书桌左下角的缝隙间，便迅即放下画稿，关上房门。第一反应是将老鼠控制在书房之内，来个瓮中捉鳖。”

关好房门，我又检查窗口，然后快速准备了火钳，开始清理墙角里堆放的杂物，心想它一旦现身，我就立即实施抓捕。

可搬完杂物，除了墙角的糖纸、花生壳、核桃壳外，却没有老鼠踪迹。拉开折叠的窗帘，发现一根废弃的网线顺墙角从预留的空调孔洞穿出，顿时明白过来，老鼠有此逃生通道也。

短暂的失落后，我用一坨外裹塑料袋的旧报纸将那孔洞塞好，又去厨房取来一小块西瓜放在墙角，想以此来判断那鼠是否还在。

第二天天刚放亮，我便开门进了书房。地上的西瓜消失了，墙角上方我堵洞用的塑料袋及报纸被刨得稀烂，险些让它掏空出逃。

不过还好，那家伙没有出圈，它还在我的“掌控”之中。

书房的门我常常开着，光顾书房的也多为我这个视力老花者，而且进出的时间也基本集中在晚上8点到10点。

这久经考验的老鼠大概是摸清了我的作息，采取错峰出行的方式和我周旋。

现在将它关进了书房，我打算智取，寻思它的进出通道都已封死，得采取饿它、渴它而擒之。于是我便将鼠笼、粘鼠板安放于室内，又找来塑料桶制作“水陷阱”，打算让它在饥渴交迫中，乖乖进入诱捕渠道。

做完这些，我便放心地睡觉了，心想只等天明就可以见到它的真面目了。

可惜，我失算了。鼠笼里的诱饵完好无损，粘鼠板上的食物却不翼而飞，粘鼠板上还有两处多了约指尖大小的废纸片，这两张纸片成了那鼠享用美食的“浮桥”。同时，“水陷阱”里的水也少了。

我不但未能治到它，反而让它吃饱喝足、养精蓄锐，有了和我“斗法”的劲儿。

但这次我也有收获，就在开门那一刻，我分明看见它一下钻入了虚掩的书柜。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柜门合上，那家伙真是聪明一世、糊涂一时，从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大世界进入了不足半平方米的小天地。

啊！我松了一口气，为我开门时机的把握及封门时的敏捷暗暗加分。

一个村庄的奥运时间

我告诉他们，把地种好，多打粮食；把老父母孝敬好，让老人们活得开心；把孩子教育好，送他们去城市，去更辽阔的天地，为国家出力，为村子争气。

而我，一个普通的男人，在这澎湃的奥运之音里，又能做些什么呢？

2001年初冬，我决定，每天早晨沿着小城跑一圈儿，我要恢复一个充满青春和朝气的身体。

那个初冬的黎明，薄霜覆盖着小城的香樟树和草丛，我沿着小城线路开始了晨跑。奔跑在清新的晨风中，起初几天，我气喘吁吁，感到体力有些透支了。一周过后，我跑着跑着，竟感到像鸟儿一样张开了翅膀。

在迎接北京奥运会7年多的晨跑中，蜡梅桃花次第开放，香樟柳树纷纷吐芽，我看到这个朝夕相伴的小城在光阴里成长的身影，也感到自己的生命之树更加蓬勃。

我老家村子的表哥，在北京参与了奥运会场馆“鸟巢”的建设，表哥在电话里说，这是他一生的荣耀，一生的幸福。我回到村里，为小孩子们送的礼物是“福娃”，那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吉祥物。在村里山冈上，我也遇到了几个晨跑的乡人，他们说，总感觉身体里有使不完的劲，要通过在乡里大地上的奔跑让喜悦流淌。

2008年6月15日，奥运火炬接力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。那天细雨蒙蒙，城市里的家庭倾家出动，他们都要争相看一眼心中熊熊燃烧的“奥运圣火”。

火炬手们沿着划定的城市线路奔跑，沿途马路两边人山人海。在这人海里，我71岁的父亲，搀扶着89岁的老奶奶也在马路边迈着蜗牛一样的脚步，感受着这座城市细雨里的呼喊与热浪。

路上，来自老家的一些乡民，亲热地上前同我的老奶奶打着招呼。那年老奶奶已患阿尔茨海默病，但闪电那天照亮了她的记忆，老奶奶居然在混沌之中喊出了几个乡人的名字：“刘二娃、张大、马石匠……”

中午，在小城一家餐馆，我父亲招待老家来城里看“奥运圣火”的乡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。大家热议的是奥运会，也有村里庄稼的收成、村口黄葛树上的白蚂蚁。

2008年8月8日晚，我同在城里打工的几个老家民工，在城里老程租住的民房里，看了那场闪亮世界眼睛的盛大开幕式。惊叹连连中，我同几个乡人吃着卤肉喝酒，尔后同他们一夜抵足睡到天明。

时间的脚步匆匆，送别了第30届、31届、32届奥运会，16年后，又迎来了第33届巴黎夏季奥运会。我由一个激素旺盛的男生，也归入了静水深流的中年时光，凉风过耳，大地清寂。

奥运来了，我想同我的乡民们抽时间看看奥运赛事，在流水落花的光阴中，再聊一聊那些让我们一辈子难忘的奥运赛事、奥运人物。在这个年代，还有乡人同我看奥运，聊奥运，聊国运家运，祝福岁月祥和风调雨顺，实乃人生幸事。

老伴儿闻讯道：“快点去哪家找只猫来，免得你费心费神几天不出结果。”

我回敬：“这一时半会儿，哪里去找猫？再说狗急跳墙，猫鼠相拼，不坏了我的书画吗？”

这一提示，我便又懊恼起来，那书柜里有我存放多年的画稿啊！投鼠忌器，我又怎么弄它出来呢？稍稍平静了一下心境，我想起了灭杀蟑螂的“枪手”，赶紧取来，将刚合上的柜门拉开一条缝，用愤怒的“枪口”向着里面一阵狂扫，然后将门极速合上。

隔了半小时后，我将粘鼠板先移到门缝边，将柜门又拉成虚掩状，心想这次它一定会晕乎乎“醉驾”踏入雷区，我可以转身进入梦乡了。

清早醒来，第一件事又是冲去开门看战果。哎！不看则罢，气得我差点崩溃。

粘鼠板移动了位置，我桌上的画布及小孙孙的座椅，都粘上了拉成丝的粘胶，更糟糕的是我的3支大号狼毫毛笔，笔毛散乱，被飞叉叉地扯落到地上。

至此，我甚至有些怀疑人生了。我的智慧和手段还对付不了一只老鼠？那家伙反倒在戏弄我一样。

我想，老鼠何谓“老”，是因为它排十二生肖之首，象征“老资格”，但我此时的喟叹是其狡猾第一也！

我打开书柜清理画稿，心里里边就是它的“世外桃源”吧！它应该在此谈过恋爱、生过崽，这下得还我“河山”了。

一番清查，柜里除了藏匿的少许花生、核桃外，一幅书法作品被咬成了奇形怪状的“五指山”，三幅丹青被烙上不明国籍的“地图”。损失惨不忍睹啊！我差点哭出来。

若就此作罢，真是心有不甘。复杂问题简单化。我清理了书房杂物，关闭所有门缝，继续在粘鼠板上放置带有辣椒面的食物，并彻底断了水源，看它还能撑到几时。

又过了一个晚上，我打开房门，奇迹出现了，它倒在了粘鼠板上，浑身灰溜溜的，已饿得前胸贴了后背，只绿莹莹的豆子眼瞪得老大。

我将粘鼠板的另一半对折过来，彻底夹住它装进了垃圾袋。

就在我心满意足、提鼠出门的当儿，一楼相邻的老罗说：“前段时间逮着一个更大的，传闻了好多钱。”“呃！”我说：“你信息真灵。”他回我：“到处都转发消息了，比你说的这个讨厌得多。”“哎！”我叹了一口气，将手中的塑料袋狠狠地抛入了街门口的垃圾箱。

生活好似又归于平静，但保不齐哪一天又冒出一只硕鼠来，愿人们都提高警惕，防范，再防范。

回屋，我再次检查门窗，生怕哪儿出现了疏漏。

捕鼠记



花卉系列(水彩)

许世虎